

长篇小说

他们行走江湖 却不忘伸张正义

上海帮会

苗申——著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篇小说

他们行走江湖
却不忘伸张正义

上海帮会

苗申——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帮会 / 苗申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143-4254-3

I. ①上…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4378号

上海帮会

作者 苗申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75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4254-3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6
第 四 章	36
第 五 章	45
第 六 章	54
第 七 章	63
第 八 章	74
第 九 章	84
第 十 章	94
第 十 一 章	104
第 十 二 章	115
第 十 三 章	125
第 十 四 章	136
第 十 五 章	146
第 十 六 章	156
第 十 七 章	166
第 十 八 章	176
第 十 九 章	186
第 二 十 章	196
第 二 十 一 章	207
第 二 十 二 章	218
第 二 十 三 章	228
第 二 十 四 章	238
第 二 十 五 章	248
第 二 十 六 章	258
第 二 十 七 章	269
尾 声	279

第一章

英国太古公司的维多利亚号邮轮穿过马六甲海峡，从一层迷雾进入另一层迷雾。海上的风带着刺骨的凉意和咸腥，吹进王伊丽的口中却带着另一番苦涩，一如她此番的回国之旅。

忽然，她抓在前甲板围栏的手旁边出现了另一只手。

“小姐，你眉心上的美人痣很特别啊。”来说。王伊丽没去看他，但见那手很是肥厚，手背上的血管凸起，彰显着力量。“很多年以前，我抱过一个小囡，当时她也就一岁左右，也是眉心有痣。相书上说，天庭有痣主大富贵，可是会有害健康。对了，那个小囡是上海公租界天晟帮大佬皇甫天的女儿，算起年纪应该和小姐差不多。你们是一个人吗？”那人接着补充，他姓吴叫昆山，是上海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张镜湖的弟子兼管家。

王伊丽始终没去看他一眼，扭身离开时用英语扔下一句自己是英国人，他认错人了。

吴昆山不懂英语，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皇甫天手捻八字须，看着何方的简历。在何方眼里，皇甫天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带有帝王般的威仪。

“这么说，你在国军陆军总医院干过？为什么离开了？”

“看不惯。那里不是给士兵看病，而是成了官老爷们的疗养地。”何方简洁地回答。

“后来去哪儿了？履历上没写。”

何方说在一家私人医院，做的全科住院医生。“八·一三”以后，医院搬迁内地，他不愿随同，目前待业。皇甫天停止问话，瞟了旁边的邹中一一眼。邹中一心领神会，告诉何方，他被聘用为皇甫大院的家庭医生了，基本工作内容是照料即将临产的三太太和疯疯癫癫的二太太，月薪二十块大洋。

何方点头道谢，面试通过。

就在他起身准备退出时，院子里突然嘈杂起来。

皇甫天推开窗户，看见儿子皇甫青腰别双斧登上别克小汽车，还有女儿皇甫燕，几个门徒也匆匆忙忙挤进汽车，没挤上去的跟车跑步出院。

“阿青！”

皇甫青似乎没听见，发动汽车怪叫一声消失在大门外了。

嘈杂声惊动了各房主人、下人纷纷出门观望。何方看见有二三十口之多，从衣着上很容易分辨出谁是主谁是仆。

“小柳！”

一个俊朗的长发青年应声来到堂屋门前，西装革履，中分式发型，梳得一丝不苟，手里还拿着一把骨质小梳子。

“爹。”

“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别让阿青胡来。”皇甫天用不容置辩的命令口吻说。

何方看见叫小柳的青年立刻登上院子里的另一辆小汽车，带着一个随从追了出去。

“那是大太太，那是三太太，有喜了，生产就在这几天。”邹中一向何方介绍。

“还有位二太太吧？”何方小心问道。

邹中一说二太太在楼上，由于脑子有毛病，很少下楼。

望着高大巍峨、占地超过上千平方米的皇甫大院，何方深吸一口气，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晟帮老巢啊！

皇甫柳开车，一直追到法租界和公租界交接处的外洋泾桥桥头。那里人山人海，公租界这边是荷枪实弹的巡捕和众多黑香云衫褂裤的天晟帮门徒，法租界那边是数

不清的难民，试图过桥进入英美公共租界。

“都给我回去！退回去！”皇甫青手舞双斧瞪着血红的眼睛声嘶力竭，“公租界不是难民收容所，非法进入者杀无赦！”

他把两斧一磕，迸出火星。天晟帮继承的是暗杀大天王亚樵斧头帮的衣钵，几乎人手一把利斧，斧头就是天晟帮的标志。

难民们虽然却步，口中的哀求不绝于耳。

“皇甫青！公租界又不是你家开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过去！”难民中间突然有人喝问。

或许是受这一嗓子的鼓舞，难民潮突然涌动起来，越过中线冲向公租界一方。

“敬酒不吃吃罚酒！弟兄们，上！”皇甫青突然抡开双斧，挥向冲在最前面的难民。场面顿时大乱。

公租界巡捕对空鸣枪了，但是难以阻止潮涌过来的难民。皇甫青瞪大血红的眼睛，当真朝人砍去，一个又一个难民倒在他的利斧之下。

“师傅，怎么办？”顺子问站在汽车机器盖上的皇甫柳。

皇甫柳也不答话，慢条斯理地梳着头发，眯缝着眼睛往桥头那边看。蓦然，他从机器盖上弹跳起来，踩着难民的肩膀飞速前奔，整个人像飞起来一样！

顺子看见，皇甫柳直奔难民中间的一个黑衣人，三拳两脚把他打倒，然后把人拖了过来。

“开车。”皇甫柳脚踩黑衣人，继续梳着自己的头发说。

这一幕刚好被近在咫尺的百老汇大厦天台上的晴气庆胤看到。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科所在地。

几分钟之前，晴气庆胤还在心情良好地呵呵笑着。

作为日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他执行的是日军大本营的命令。时值1939年，上海华界沦陷，只有法租界、公租界幸存。因为日本尚未与法、英、美宣战，只能望着嘴边的肥肉咽口水。大本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命令晴气庆胤，要尽快渗透、入侵两大租界。法租界在李士群和众多投靠过来的青帮人士帮助下，已经实现了初步控制，唯有英、美公租界是块难啃的骨头，它受辖区内最大的黑帮组织天晟帮保护。本来在难民中晴气庆胤暗中安插了众多日军特务和“黑龙会”成员，可是他刚刚亲眼目睹了得力干将千叶被抓走。

“那是什么人？”晴气庆胤手指远去的小轿车问。

“好像是皇甫柳。” 答话的是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他是皇甫天的养子兼保镖。”

“派人抓住皇甫青，换回千叶！” 晴气庆胤命令道。

卢英为难，在租界地面上，他们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

“巡捕房不是有你们青帮的人吗？快去！” 晴气庆胤恼怒地喊起来。

几分钟后，几支法租界巡捕的枪逼住杀红了眼的皇甫青。

维多利亚号邮轮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上海。

眼望锁在浓雾中的家乡，王伊丽的呼吸不由急促起来。十年了，整整十年未见家乡，还有让她一直牵挂的母亲王秀兰。

“你确定不是皇甫家的人吗？” 吴昆山在舷梯上挤在王伊丽身后，“我有车来接，可以送你去公租界。”

“Sorry, I'm not the on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I don't know you.” 王伊丽用英语厌恶地说，始终没看他一眼。

下了舷梯，王伊丽四处张望，并没看见姐姐的身影。她们事先说好了的，姐姐会亲自来接。

“是二小姐吗？” 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忽然出现在王伊丽面前。

“你是谁？” 王伊丽警惕地反问。

“礼帽”说他是皇甫燕的手下，奉命来接王伊丽，说着接过她手上的行李。

“我姐怎么没来？”

“她有急事要办，赶不过来。车子在那边。”

这时另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出现在王伊丽身边，并且抓住王伊丽的胳膊。

王伊丽感到了他手上的力道。

两人一左一右把她夹在中间，让王伊丽霎时感到不妙。她记起来，在电话中和姐姐约定，姐姐会亲自来接船，并且会保守妹妹回国的秘密。

忐忑中，她忽然想要挣脱两人的挟持。

已经晚了，一块带乙醚的手帕捂在王伊丽的嘴上。

不远处的吴昆山正准备登上来接他的车子，意外目睹了王伊丽被人塞进一辆小汽车，不由大吃一惊！

愣怔间，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阿燕，还认识我吗？我吴昆山啊。” 吴昆山语无伦次地说，“你来干吗？来接你

妹妹？”

“咦，你怎么知道？”皇甫燕反问。

“果然是她。”吴昆山亦喜亦忧，“你来晚了，她刚刚被绑架了。”

“什么？”皇甫燕杏眼圆瞪尖叫起来。一小时前哥哥刚刚被抓，现在妹妹又遭绑架，她该怎么向尚不知情的父亲交代？

顺子驾车来到浦东郊区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林。皇甫柳把黑衣人拖下车，扔给他一把铁锹，让他挖坑。黑衣人觑着皇甫柳拎在手上的短枪，只好顺从。

“师傅，这家伙是什么人？”顺子问。

皇甫柳慢条斯理地梳着头发，慢条斯理说是小鬼子。

顺子很惊奇，问师傅怎么知道的。

“你没见他胳膊上有条描龙刺青吗，像我这儿一样。”皇甫柳说着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日式刺青，并拿出一枚菱形金针饰物。“这是日本横滨黑帮山口组成员的标配，我敢打赌这家伙身上也有一枚。”

顺子不信，到黑衣人身上去搜，果然找到了菱形金针饰物。

“师傅，你怎么有鬼子的刺青和饰物？”顺子刨根问底似的问道。

“说来话长，以后慢慢给你讲。”皇甫柳懒洋洋道，命令黑衣人加快挖坑进度。

黑衣人显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用生硬的汉语问：“自己人？”

皇甫柳笑了，来到黑衣人面前当胸揪住：“看好了，我是你中国祖宗，我叫皇甫柳。这个坑呢，是你给自己挖的墓地。想来世报仇认准了，别找错人！”

说着，他挥起铁锹，一下斩落了黑衣人的头颅。

顺子看见，黑衣人的脑袋像皮球一样落入土坑，身体半晌才倒下。

师徒二人草草掩埋了尸体，说说笑笑回城去了。

乙醚并未让王伊丽昏迷多久，只是觉得头疼欲裂，脑子却很清醒。

汽车停在一栋很旧的房子前面，有个院子。王伊丽被两个“礼帽”拖进屋子。屋子不是很大，没开灯，所以王伊丽眼中的一切都很昏暗。

她被绑在一只椅子上，绑的手法很专业，让王伊丽丝毫动弹不得。椅子对面有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光线原因，王伊丽看不清他的脸。

“王伊丽，你这次为什么回国？”桌子后面的人开口了，明显的上海腔。

“你们是谁？”王伊丽反问。

“现在是我问你！老实回答！”那人用力把王伊丽的护照摔在桌上，发出很大的声响。

王伊丽说你们都看见了，护照证明我是英国人，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我要去控告。

“撒谎！”那人跳起来，抽了王伊丽一记耳光，“你不姓王，而是姓皇甫，皇甫天是你老子，你妈妈才姓王！”

王伊丽顿了顿，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瞒了，我回国是来接母亲王秀兰治病的，她是个疯子。

“不是你父亲皇甫天叫你回来的？”

“我和他没关系！”王伊丽这次的回答斩钉截铁。

“你母亲的护照怎么回事？”

“我说了，要带她出国看病。”

“你没给别的家人办理出国手续？”

王伊丽干脆不作声了。

那人见问不出话，起身去了角落里。王伊丽这才依稀看见，那儿还有一个人。两人小声嘀咕了好一会儿，一前一后出门去了。

屋子里只剩绑在椅子上的王伊丽和绑架她的“礼帽”。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幽暗中王伊丽试探道，指出绑她的票是很危险的。

“闭嘴！”

等皇甫天赶到外洋泾桥，难民涌入已被荷枪实弹的巡捕们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效制止，让他长出口气。但是儿子被对面的法租界巡捕抓走不能不令他心急如焚，皇甫青带头砍死砍伤七人，面临何等惩处可想而知。所以当皇甫柳赶来向他汇报活埋了一名日本人时，皇甫天非但不喜，反而斥责了养子。

“我让你来是了解情况，不是逞强斗勇！”

顺子不干了，站出来替师傅抱不平：“会长不是说过，日本人见一个杀一个，绝不手下留情。现在……”

“滚开，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邹中一把顺子拉到一边，悄声告诉他此一时彼一时，“八·一三”之战后日军已

经把大上海围成孤岛，所以大家举手投足须谨慎小心。

听说皇甫青被关在福煦路巡捕房，皇甫柳主动向皇甫天请缨营救。

皇甫天恼火道巡捕房就是监狱，你拿什么救？他让人去叫皇甫燕商量一下对策。

正说道，皇甫燕匆匆赶到了外洋泾桥。

“你大哥被抓，你跑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一起走的吗？”皇甫天气得八字胡都抖了起来。

皇甫燕想了想，坦言告诉父亲自己去码头了，去接二妹伊丽。她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扛不住，也瞒不住。

“你说什么，伊丽回来了？”皇甫天分外惊奇。

皇甫燕这才把妹妹回国的事从头说起，一直是伊丽和她电话联系，并且不让告诉任何人。

皇甫天又气又急，“你怎么不早说！”

“她不让告诉您。”皇甫燕嗫嚅。

正准备上车，一辆法国小汽车飞驰而来，从车上下来一个衣着讲究、气质儒雅的青年。皇甫天认出，来人是黄源涛，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养子。

黄源涛带来黄金荣的口信，邀请皇甫天就难民问题进行商谈。焦头烂额的皇甫天本不想理会，可是来外洋泾桥之前他已经接到英国公使电话，语气强硬地要他妥善解决不断涌入公租界的大批难民。黄公子亲自来请，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什么时候？”

“家父正在法大马路聚宝楼茶馆恭候大驾。”黄源涛彬彬有礼地请皇甫天上自己的车。

“慢着。”说话的是皇甫柳，拦在黄源涛身前。“谁来保证我爹的安全？靠你吗黄公子？”

黄源涛淡然一笑，“既然柳公子担心，我留下做人质，如何？”

四目相视，一个面带微笑，一个眼神冷峻，互不相让。两人地位相似，身份雷同，都是家中养子。

皇甫天大笑，所谓人质就免了，他信得过黄公子，只要求黄源涛确认儿子皇甫青是否关在福煦路巡捕房。

在得到黄源涛的明确答复后，皇甫天告诉执意随行的皇甫柳，马上想办法去营

救皇甫青。

一行人各自上车走散了，剩下皇甫燕在桥头悲怆地喊起来：“伊丽怎么办啊？谁来找她？”

没人应答她的问题。

日军特务机关派出的搜索队果然高效，很快在浦东郊区一处丘陵地带发现了凌乱的车辙印，并且在一处隆起的土包下面挖出了千叶的尸体。

望着千叶身首异处的尸体，晴气庆胤有些疑惑，谁干的？皇甫天的那个保镖？他是怎样将千叶斩首的？直到手下人在附近找到一把铁锹，锹头上分明沾有血迹。

曾几何时，将中国人斩首曾是日本占领军的拿手好戏。

回到机关所在地重宪堂，副官冈村健交给他一封加密电报。

电报是大本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来的。土肥原称他已获悉当天的难民潮事件，命令晴气庆胤想尽一切办法渗透英、美公租界，以最小代价全取上海，这是从全局出发的战略需要。

晴气庆胤手拿电报在办公室踱起步子，开始绞尽脑汁。

蓦然，一个念头弹出脑海：以华制华。

日本人暗地实际控制了法租界，靠的就是大批投靠过来的青帮分子。天晟帮是公租界的一支不容小视的有生力量，是黑帮组织，那么让同为黑社会的青帮组织和它较量呢？

晴气庆胤不由兴奋起来，在脑子里迅速完善这一奇思异想。

青帮领袖人物非黄金荣莫属，但他已是耄耋之年，而且死活不肯出山，日本方面必须找一个够分量的地头蛇出面，利用一个恰当的切口进入。

他很快想到一个上海滩上的狠角色——青帮大佬张啸林。

聚宝楼位于东新桥法大马路，又叫领事馆路，因法国领事馆设于该路而得名，是法租界的政治、商业中心。黄金荣退休之前，巧夺聚宝楼一半的股份，从此每天在此和门徒聚会、喝茶，过着皮包水——喝茶、水包皮——泡澡的悠闲日子。

皇甫天和黄金荣的大佬级会面就在聚宝楼举行。

“阿天啊，洋泾桥头的事我听说了。”黄金荣颤巍巍拉住皇甫天的手，“说是死了人，令郎也被抓了。闹出这么大事体，可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黄金荣用力摇头，脸上的麻子都闪闪发亮。接着他大吐苦水，“八·一三”以后，大量难民涌入法租界，人数从十万一口气增加到八十万，连他的摇钱树“大世界”都停了业以安置难民。可是他有上千号门徒、下人和雇员要吃饭，声称驱使难民涌入公租界绝非他的本意，暗示是日本人从中作祟，他只是要求住在“大世界”里的难民限期迁出，谁知被日本人利用了，往里掺了沙子。

“我来之前，晴气庆胤来电话了，他是上海的日本特务头子。”黄金荣压低嗓音，“他让我给你捎话儿，要让令郎自由，必须交出杀死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千叶的凶手。不然呢，他们会向法租界施压，把你儿子送上法庭。”

“欺人太甚！”皇甫天一拳擂在茶几上，震得茶水都溢了出来。

“这么跟你说吧，阿天，”黄金荣热哄哄的大嘴巴又凑过来，“难民问题不重要，关键是日本人要干吗，你心里有数吧？”

皇甫天蹙紧眉头。两人相约择日再谈，起码要做做样子给工董局、工部局一个交代。

回程车上，参加会谈旁听的邹中一分析，“麻皮金荣”不是推脱责任，说的也是实情——很明显，日本人在打天晟帮、打公租界的主意。与青帮师徒传承的松散结构不同，天晟帮组织严密，有分支机构，各有山名、堂名、香名，门徒多是下层苦力、车夫、小贩走卒、码头工人，一声令下响应者数以万计，等同一支潜在的武装力量。更何况皇甫天和英、美公使馆有默契，天晟帮在帮助公租界收取税赋的同时负有保卫公租界安全的职责，以维持自身的合法存在。

“日本人欲取公租界，首先会拿我们天晟帮开刀。”军师最后强调说。

邹中一这么一说，心乱如麻的皇甫天捋出了头绪——自己的帮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的战略目标。

可是天晟帮门徒有两万余人，日本人胃口再大，它吞得下吗？想到这儿，皇甫天暗暗给自己打气，出水才见两腿泥，走着瞧！

皇甫柳梳着头发笑嘻嘻走进福煦路法租界巡捕房，那里有两名值夜班的华捕。

“柳公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坐快坐。”

“我有什么事？捞人。我大哥是不是在你们这儿？”皇甫柳大刺刺一屁股坐下，示意顺子亮出两条“小黄鱼”，每条有一百克重。“一点茶水钱，请笑纳。”

两名华捕顿时眼睛瞪得像牛卵，二两金子，抵得上他们几年工资了。可是钱好

花，事儿难办，放人不在他们权限之列。

“柳公子给画一道吧。”一名华捕手抓金条说。

“好说。”皇甫柳把梳子塞进衣袋，然后给顺子使个眼色。

两人几乎同时出手，一人对付一个，把两名华捕打昏。皇甫柳从巡捕身上搜出钥匙，走向监舍。

所谓监舍，是一条走廊里用铁栅栏格成的几间屋子，每一间都关着人犯。

皇甫青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人懒洋洋地躺在硬板铺上。

“怎么才来？”皇甫青懒洋洋地爬起来，掸着身上并不存在的尘土。

“不好意思大哥，刚打听到这儿，大哥受惊了。”皇甫柳陪着小心，吩咐顺子把其余的牢房打开，人都放了。

顺子不解，他们都是地痞流氓小偷。

皇甫柳哂笑，“这你就不懂了，人都跑了，巡捕房才不至于很快找到我们头上。”

往外走的时候，皇甫青发现了昏死过去的巡捕手中的金条，想要拿走。

皇甫柳拦住，“大哥，这是买路钱，他们会替我们打掩护。”

皇甫青哼了声，很不情愿地放开手。

小轿车载着他们扬长而去，径直回到公租界皇甫大院。

吹着口哨跳出车子的同时，皇甫柳发现了匆匆走出三太太房间的何方。

“站住！你谁呀？在这儿干什么？”

何方解释，自己是新来的家庭保健医生，主要服务对象是二太太和即将生产的三太太新艳茹。

皇甫柳眉头一跳，抵近警告他小心点儿。

“让我小心什么，请指教。”何方不卑不亢。

“别乱说乱动，大院的安全我负责！”皇甫柳语气生硬地回答。

“既然这样那我就汇报一下，三太太羊水破了，可能马上要生产。”

皇甫柳愣住了，“你说什么？”

“马上要生产，人需要送医院。”

“你怎么不早说！”

“我刚给她检查完……”

正说着，大太太徐静薇走了过来。听说三太太即将生产，她让愣在那里的皇甫

柳立刻备车。

没等何方和大太太进入三太太位于底层的房间，里面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紧接着丫环春妮跑了出来。

“不好了太太，三太太要生了！”春妮一脸惊色，“已经出血了！”

房门前顿时乱作一团，何方要进去，大太太不让，说他是男的。何方急了，声称自己是全科医生，产妇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救人要紧。实在不行，他可以蒙眼进去，指导徐静薇接生。皇甫天也赶来了，让大太太按何医生说的办。

何方用毛巾蒙住眼睛，跟在大太太徐静薇后面进入三太太房间，三太太已经在床上哭天喊地叫得死去活来。

众人都聚在三太太房前，大门被人从外面拍响。哑叔打开门，愣住了。

来人是王伊丽，整个人灰头土脸，看上去很狼狈。

“哑叔，是我呀，您不认识了？快让我进去。”王伊丽急不可耐地走进门来。

哑叔看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就在准备关门的瞬间，他看见了门外路灯下面站着的一个瘸子一个瞎子，两人衣衫褴褛，五十岁左右的样子。

哑叔又是一愣，慌慌张张关上大门。

皇甫柳第一个注意到了大门口的王伊丽，三步并作两步朝她奔来。

“伊丽！”

“屋顶有人！”

发出惊叫的是顺子，他发现房上掉下一块碎瓦片，倒退几步之后，依稀看见屋顶上有个黑影。

皇甫柳停下脚步，手脚并用灵猿似的顺着排水管攀上屋顶，在那儿趴着的人起身便跑。

“站住！”皇甫柳拔出短枪，“再不站住开枪了！”

那人不听，纵身跳下三层高的楼房继续逃跑。

皇甫柳紧跟着鱼跃而下，朝那人连开两枪。

那人中弹倒在皇甫大院外墙下。依稀中，皇甫柳又发现了另外一人，看见他拔腿便跑。皇甫柳追过墙角，人已不见踪影。

以皇甫天为首的众人呼呼啦啦来到院外。

“小柳，怎么回事？什么人这是？”

皇甫柳只称人在屋顶趴着来的，伸手去搜，从死者西服里怀摸出一个证件。

证件显示，死者是国民党军统上海区特别行动大队第八分队成员杨景福。

“这人我认识。”王伊丽站在人丛后面脱口道，她一眼认出此人在码头上出现过，是绑架者之一。

“你怎么认识军统的人呢？”皇甫天惊奇地问道。

孰知王伊丽只是沉着脸，根本没回父亲的话，扭身往回走了。

“生了，生了，大胖丫头！”徐静薇咋撒着双手奔出三太太房间，满心欢喜通报给院子里的每个人，其情其态好像她自己生了一样，直到看见皇甫天和王伊丽在院子一隅谈话。

“你回来干吗？谁让你回来的？”皇甫天问。

“接我妈出国看病。”王伊丽不看父亲，眼望别处。

“早跟你说过，没我的允许不准回国，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皇甫天高起嗓音，“你姐姐不是说你被绑架了吗？谁干的？怎么脱的身？看着我，我在问你话！”

徐静薇看见，王伊丽冷漠地扫视了一眼父亲，又把目光转到别处，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一个小时前，王伊丽在关押地趁屋子里只剩下一个看守，借口喝水，利用她在跆拳道馆学到的本领纵身踢倒看守，然后用水碗碎片割开绳索，坐黄包车逃离了法租界。

但是这些经过她不想说，尤其不想对眼前的父亲说——自己刚一回国即遭绑架，全拜这位黑帮老大父亲所赐！

徐静薇看出来，业已长大成人的二小姐对家人、对家族有成见。

第二章

“妈，你好好看看我，我是小丽，你的女儿啊！”王伊丽抱住母亲喊起来。

“我不认识你。”王秀兰的目光迷离飘移，拿起香案上的一个小相框——上面是一个小囡，是王伊丽十岁时的样子，梳着朝天辫。“这才是，这才是。我不认识你。”

王秀兰反反复复只有这一句。她所在的二楼房间简直就是一间佛堂，香烟缭绕，到处都是佛像、经书。

王伊丽很绝望，十年不见，母亲已经不认识女儿。她走的时候母亲还不是这个样子。

她想哭，扑进母亲怀里号啕大哭一场。可是王秀兰冷漠的样子让她忍住了冲动。

何方在一旁告诉她，根据他的经验，王秀兰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很严重，每天都要服用大量强力安定，需要住院治疗。

王伊丽深吸一口气，更坚定了带走母亲的决心。

母亲是在皇甫大院疯的，在王伊丽看来皇甫大院就是火坑，是魔窟，甚至是人间地狱！

她要救母亲于水火中，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

皇甫燕悄悄来到二太太的房间，屏退何方。

看着同父异母姐姐的眼睛，王伊丽知道她有话要说。皇甫燕犹豫半晌，才婉转